

## 古印度的佛教女性領導者

---

如帕裏·莫卡詩/Rupali Mokashi

根據 2001 年的調查，印度，這個佛陀的國度共有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十二（3,881,052）位佛教女性。而全球約有 3 億女性佛教徒，其中超過 13 萬人已經出家為尼。僧團成立以後不久，就有了女出家眾和女居士，這個社群至今人數仍不斷在增加，已經成為僧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長老尼偈》(Therigatha) 記錄了早期比丘尼為修成阿羅漢所付出的努力與成就的動人故事，然而，除此之外，尚未出現其他歷史證據證明女性的修行成果。因此，要了解早期佛教女性的成就，完全依憑《長老尼偈》的紀錄。

透過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著名佛教女性或是經典中的規範，我們認識了古代印度學佛的女性，她們都致力於護持超越時空的佛教傳統。因為這樣，我們忽略了「真正」的女性，忽視了她們對於佛教傳佈的護持與貢獻。這是佛教歷史上重大的闕漏。

孔雀王朝時代，佛教發展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宗教，有很大的潛能繼續擴展。當時，阿育王在印度開創了雕刻碑文的傳統，廣為流傳。佛教的捐助碑文為數眾多，根據這些碑文的記載，我們更清楚了解當時的信眾，尤其是女性佛教徒。一項研究仔細檢視了在印度德干(Deccan——印度南部的高原)找到的碑文，那是西元前三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碑文，裡面記載了超過三百位在家與出家佛教女性的貢獻。她們每一個人的貢獻都值得我們學習，不過本文只會探討幾位比較出眾的女性，她們都生於世紀初、來自古印度不同的社會階層，而且對弘揚佛法貢獻良多。

阿拉哈巴德城市裡舉世聞名的阿育王石柱上面，刻有有關阿育王的第二任皇后卡如瓦姬 (Karuvaki) 皇后的事蹟，卡如瓦姬皇后是第一位出現在印度碑文上的佛教女性。碑文以瑪哈曼陀羅咒語的方式記載阿育王對臣子的命令，他命令臣子記錄皇后所作的種種布施，因為這個緣故，此碑文亦稱為「皇后的石柱詔書」。

西元前二世紀初，各種各樣的建築物如雨後春筍般在德干冒出來，全都因為佛教的發展以及德干與西方繁忙的貿易往來。這些建築物包括了在 Karle、Bhaje、Nasik、Junnar 以及其他 Shayadri 山脈上的佛塔、寺廟與精舍。由於禮拜的場所以及僧尼居住的地方供不應求，使得這類建築迅速地增加。我們可以由碑文得知，這些建築物之所以能成立，部份來自於社會各階層女性的捐助，包括皇后、女信徒、女出家眾，甚至性工作者都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作出貢獻。

壯觀的桑奇 (Sanchi) 佛塔成立，八十七位女信眾的貢獻不容忽視。這些女信眾都是一般的民眾，只有 Vakalaye Devi 是貴族，其他三十六名是出家人，五十名是在家人。根據桑奇佛塔的紀錄，曾經捐助的女性有：Siharakhita 的太太

Sondegva、來自 Kandadi 城的商人 Kamdadi Gamiya Sethin 的太太 Naga、來自 Virohakata 的家庭主婦 Sijha、Yasila 的女學生 Sangharakshita 以及來自 Ujjaini 的 Bhicchuni Kadi。在這些女性捐助人當中，兩百一十名是在家女信眾，八十七名出家眾，貴族人數最少，只有三十五名，各階層對佛教的護持，由此可見一斑。

從碑文的紀錄，我們了解了當時的經濟狀況，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到，即使在一千七百年前也有非常懂得理財的女性，如 Vishnudatta 這位女居士。她的理財投資概念就是布施給僧團，為自己種福田。Vishnudatta Shakanika 的父親是 Saka Agnivarman、丈夫是 Ganapaka Rebhila (Ganapaka 是會計師的意思)、兒子是 Ganapaka (也是一名會計師)。根據位於 Nasik 的十號石窟記載，西元二五八年，一名叫 Vishnuvarman 的人投資了一些錢，主要為給 Trirasmi 山上一座寺廟購買藥物，幫助廟裡來自四面八方、生病的僧人。Vishnudatta 一共捐了超過三千五百 *karshapana* (古印度的錢幣)；她與 Kularikas 合捐了一千 *karshapana*、與 Odayantrika 合捐了兩千 *karshapana*、與另一位友人 (名字不詳) 合捐了五百 *karshapana*，其餘的款項是與 Tilapippaka 合捐的；Kularika 是一名陶工、Tilapippaka 是一名石油工人、Odayantrika 則是一名負責給油壓機器上潤滑劑的工人，Vishnudatta 也和其他不同階層的人一起捐款；Vishnudatta 會與各階層的人合捐善款，實在耐人尋味。款項所得的利息供僧團作其他用途。

Kanheri 第七十五號石窟的 Lavanika 碑文源自西元三十世紀初。此碑文也讓人很感興趣，它記錄了 Lavanika 的兩筆捐款，一是捐給 Kanheri 石窟的、一是捐給 Kalyan 古港口鎮的 Ambalika 精舍。Lavanika 的丈夫名叫 Sethi Achala，是一名來自 Kalyan 的優婆塞。Lavanika 不但把石窟 (*lena*) 捐贈出來，還捐了一個蓄水箱 (*panipodhi*) 以及一個浴缸 (*nhanapodhi*)，把布施的功德迴向給家人。第二筆善款高達三百 *karshapanas*，捐給了 Ambalika 精舍，專供寺廟裡僧侶縫製僧袍 (*chivaraka*) 用。碑文清楚說明精舍位於「Kalyan 附近」，不過直到目前為止，真正的地點還沒有被確認。Kanheri 是一個有名的地方，而 Ambalika 精舍比較不為人知，所以很明顯的，Lavanika 選擇護持 Ambalika 精舍，是為了要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Kanheri 第三十二號石窟也提到了另一個在 Kalyan 的寺廟，這個以婆羅米文刻寫的碑文是西元二世紀留下來的。商人 Dharma Kaliyanaka (來自 Kalyan，父親是 Sivamitra) 與 Budhaka 一家合捐了一棟兩房一廳的房子給 Kalyan 的精舍，房子坐落在 Gandharikabhumi 區。當時商業活動非常興旺，許多西亞地區來的人以及希臘羅馬人因此定居在西印度。根據碑文的記載，許多外地喬遷過來的婦女接受了佛法，並將佛法融入到她們的日常生活裡。

Kanheri 的捐助人大多來自 Kalyana 城，而 Karle 的捐贈者大多是 Dhenukakata 的居民。這些居民很多是 Yavana 人，而且都是佛教徒。坐落在 Karle 的大寺廟 Chaitya 左邊第十根柱子上記載了有關 Mahamata 的捐款。Mahamata 的丈夫 (名字不詳) 來自 Dhenukakata，柱子上同一個地方也記錄了許多其他希臘男生的捐款，所以 Mahamata 可能也是希臘人。

有些碑文也記錄了女出家眾的捐款，根據僧團的戒律，出家人是不可以私自

擁有財產的，所以當時的僧人要修寺廟的欄杆和柱子，一定是靠托鉢化緣取得善款的。僧人是因為虔誠才要修廟，所以動機不容置疑。因為這樣，好幾處莊嚴的道場都有女出家人捐款的記錄。這樣一來可以明顯看出印度耆那教的女出家眾與佛教女出家眾的差別。根據碑文，耆那教女出家眾教導在家人捐錢給宗教團體是因為教文裡清楚規定信眾要這麼做，所以幾乎沒有耆那教女出家眾成為寺廟的主要捐助人。佛教女出家眾則不同，根據記載，女出家人 Pavaitika Ponakisana 和 Damila 比丘尼都曾經捐款給好幾個寺廟。

佛教文獻內有許多性工作者學佛的紀錄。Therigatha 裡就記載了 Vimala 和 Sarama 兩姐妹，她們兩人都是性工作者。住在 Vriji 共和國首都 Vaisali 城的 Amrapali 是另一位有名的性工作者 (*ganika*)。性工作者護持佛法已經成為一種傳統，而且流傳了好幾世紀。根據西元二世紀 Sannati 碑文的記載，一名叫 Govidasi 的舞者 (*natika*) 蓋了一座場地 (*prakara*)。同一時期，Nadiya Guda 和 Nati Valuki 的女兒 Aryadasi 也蓋了一個高聳的門廳 (*mukhudika*)，她同樣是一名舞者。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能幹又自信的女性學佛者，那麼可以說，我們並沒有看到佛教的全貌，只看到片面而已。這些女性來自不同時間、地方、社會階層，家庭經濟狀況也各異，但是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她們都熱愛佛法，並努力實踐佛法。